

《野草》诠释

许杰



《野草》詮釋

許杰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他紧密联系鲁迅的全部作品和当时的世界观及其转变，阐释了《野草》的思想内容和象征寓意，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对《野草》各篇的艺术境界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绘，因而将引导读者在美好的艺术欣赏中进一步理解原作。

作者文笔奇丽，情感炽烈，诠释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书前还冠以总论性质的长篇论文二篇。

《野草》诠释

许 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滨河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1/2 插页2 字数176,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

书号：10151·545

定价：0.65元

目 录

《野草》精神试论·····	1
论《野草》的艺术特色·····	63
《题辞》诠释·····	80
《秋夜》诠释·····	92
《影的告别》诠释·····	102
《求乞者》诠释·····	109
《我的失恋》诠释·····	114
《复仇》诠释·····	123
《复仇（其二）》诠释·····	130
《希望》诠释·····	136
《雪》诠释·····	145
《风筝》诠释·····	152
《好的故事》诠释·····	160
《过客》诠释·····	169
《死火》诠释·····	183
《狗的驳诘》诠释·····	189
《失掉的好地狱》诠释·····	192

《墓碣文》 诠释·····	200
《颓败线的颤动》 诠释·····	213
《立论》 诠释·····	223
《死后》 诠释·····	227
《这样的战士》 诠释·····	23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诠释·····	240
《腊叶》 诠释·····	248
《淡淡的血痕中》 诠释·····	254
《一觉》 诠释·····	261
后 记·····	268

《野草》精神试论

《野草》，是鲁迅全部作品中比较隐晦、比较曲折，因而也是比较难于读懂、难于理解的作品。比起其他作品来，研究《野草》的文章，就比较少，但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不一致，意见有分歧，却又比其他作品来得多。而最主要的，当然是关于《野草》的基本精神的问题。

自来的研究文章，对于《野草》的评价，总不免有些偏颇：它们不是强调作品的阴暗、消极的一面，就是强调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的意义，而且有时还作了任意的曲解。这实在是不合于作品的实际，因而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①，又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②。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文学作品的道路，——当然也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研究《野草》的道路。所以，我想，如果从《野草》的写作年代入手，同时又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344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能顾及全篇全人，扣紧鲁迅当时的思想，来作一番探讨，也许能够比较地接近这问题的实质吧。

《野草》的写作年代，篇末都已注明，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最后写的一篇《题辞》，则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以后。这个线索，对于我们进行《野草》精神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坛，的确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高潮。这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入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而新文学运动，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潮，鲁迅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将。但是，这个时期的声势机运，并没有延长得太久，由于革命的深入与深化，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分裂，在新文化与新文学上，从表面看来，转入一个低潮。而鲁迅在当时，至少是没有接触到革命的中心，理解革命的实际；他多少还有些用旧眼光来看问题，感觉不到革命在酝酿，地火在地下运行。他在当时所感觉到的，只是“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①，因而多少也有点彷徨、消沉起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曾经说起当时的这种心情：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

同时，他又说：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177页。

② 同上书，第347页。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①

而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说：

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②

鲁迅这些关于这个时期的心理的自白，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精神，是有很大帮助的。所谓“后来又由于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当时，却只有那种“神圣的憎恶”——“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的。有些时候，甚至在激愤之至，憎恶之至，以致于不惜自己与黑暗一同毁灭，大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

但是，鲁迅尽管有这些苦闷的心情，尽管有些失望、颓唐和消沉，但他却没有被这种心情所征服，真的消沉下去。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始终在催促着他、召唤着他毫不停息地前进的。他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①

是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个警句，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就反复引用了两次，而在《〈自选集〉自序》中，又重新提到，这是有他的深刻的意义的。由此可知：鲁迅已经不是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或者赏识裴多菲这一警句，而是结合着他自己当时的思想实际，经过自我思想斗争与心理解剖的苦痛的历程，觉得这一警句，不但是救治自己思想消沉、指导自己向前奋战的动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47页。

力，同时也是对于当时意志消沉的青年的有力鞭策。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加以引用，意义也正在此。

也就在这时候，他在给许广平先生的信（《两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好象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①

这一面是“常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面又“终于不能证实”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不就是极大的矛盾吗？不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注脚吗？是的，虚与实有，绝望与希望，或者再加上黑暗与光明，都是一对对的矛盾。这些矛盾，要得到正确的解决，从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来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鲁迅还是从绝望中肯定了希望——同样，从虚无中肯定了实有，在黑暗中肯定了光明——这就是鲁迅先生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而其实质，却不得不从鲁迅当时的世界观上去探求了。

我们知道：鲁迅前期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而这个阶段，却正是他的世界观处在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酝酿与飞跃的过程中。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他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正在动摇，但还没有完全被摧毁；他的阶级论

① 《鲁迅全集》第9卷第18页。

的世界观，正在酝酿，但还没有建立。所以，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每每还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所谓“将来总比现在好”，既是他的信念，也是他的希望。当时中国现实的黑暗社会，虽然也有了一些改革，——或者也叫做革命吧，如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但是每次改革或革命的结果，却是每况愈下，变本加厉，看不出一点将来会比现在好的迹象，因而使他感到失望、颓唐，思想上也就起了矛盾了。不过，他仍旧没有忘记希望。他希望黑暗能够早日消亡，光明总有一日出现。当然，那时他还没有脱离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说：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谎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他又说：

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所以，现实虽然黑暗，看不到光明，到处使人失望，使他时时觉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希望在于将来，他又的确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因此，他就

不得不仍旧肯定希望。裴多菲诗句之所以得到他欣赏和赞颂，那精神也就体现在这里。当然，裴多菲的那首题为《希望之歌》的诗：“希望是什么？是娼妓：——”这是否定了希望的。因为“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这就证明了希望是骗人的，是虚妄的。但是，否定了希望，是否就证明了绝望的真实呢？就以裴多菲本人来说吧，这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本身就是一个爱国者，他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亲身参加了战斗，虽然当时年纪还只有二十六岁，却为祖国的自由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至今已有七十五年了（这是鲁迅先生在1925年说的话，如说到了今年，该是一百三十年了），但是他人虽然死了，他的诗却至今没有死。这就从绝望中看见了希望，终于对黑暗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因而唱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名句来了。而按照鲁迅当时的思想逻辑，当时的中国现实社会，的确是黑暗，令人感到绝望的。但是，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天是塌不下来的”——世界还要存在下去，而黑暗却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同时灭亡。既然绝望也同希望一样虚妄，同样也不能证实是个实有，那又何不从绝望的虚妄中证明希望的存在，肯定希望的意义呢？我想，鲁迅之所以一再引用这个警句，而且“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那理由也就在这里吧！

是的，鲁迅当时的思想，有他的阴暗的一面，这是毋庸讳言的。因为他那时的世界观，还没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他还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前途，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力

量；他只觉得四周的黑暗在向他袭来，将他包围，整个社会，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荷载独彷徨，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这种心情，的确是有点苦闷、消沉，因而也就有点失望、颓唐了。但是鲁迅还有他积极的战斗的一面，他绝不会被黑暗所吞没，也不会被失望所扼杀；他能于绝望中看到希望，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尽管如他自己所说，这可能有点偏激，出于愤激，但他那种“绝望的抗战”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是当时那些意志消沉的青年们深思的和警惕的。

这是一个矛盾，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正是这种矛盾，使他感觉到彷徨与苦闷；同时，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他在绝望中进行抗战，从绝望中看出了希望。这种精神，在鲁迅这个时期的著作里都同样的流露着。而《野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的表现；特别是这篇《希望》，更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

因此，任何强调一面的看法，都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当时鲁迅的思想实际的。过分的夸大或者任意的缩小作品的思想意义的做法，不是有意的歪曲，也是无知的曲解，这都是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对于《野草》，有些人就过分强调他的阴暗消极的一面，这当然是削弱了《野草》的战斗精神与它的积极的意义，是不对的；但过分强调它的积极的一面，说它的革命性怎样强，怎样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这也有些过甚其辞，也是不合实际的。

应该肯定，《野草》所表现的精神，就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同时也是作者当时旧的世界观正在动摇、摧毁，却还仍旧有一定的势力，而新的世界

观又在大酝酿、准备大飞跃，却又尚未建立的矛盾。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在鲁迅头脑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矛盾，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在两个以上矛盾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是比较容易的。尽管鲁迅在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是这样一对对的矛盾，但他的主要矛盾，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旧世界观的矛盾。只是他的表现方式不同，有时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时又表现为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但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鲁迅所反映出来的一对对的矛盾，哪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一方面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呢？毛泽东同志说：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他又说：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

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①

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的学说，来分析鲁迅当时的思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希望》这篇散文诗所体现的精神来说吧：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确是互相对立着，互相斗争着。应该肯定，首先，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在鲁迅的头脑中，的确占了主导的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不然的话，他早就在现实中看到理想，根本也就无所谓黑暗与绝望，当然也不必彷徨与苦闷了。他说：“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这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的，人生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然而，现实的黑暗，使得他一切的理想都不能实现，因而觉得空虚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所谓的希望，用明知是无奈的自欺的希望，来填补那失望的空虚。可是，“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然而，“我的青春”虽然已经耗尽了，但还有“身外的青春”，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然而现在的青年又是怎样呢？难道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那末，没有办法，我还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我还不肯放弃这个希望。可是，听到裴多菲的诗句，希望却是一个娼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这一切所表现的，难道不就说明：在鲁迅的头脑中，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就是绝望这一面吗？但是，矛盾是会转化的。矛盾的双方在互相转化着，矛盾也在发展着。在当时，鲁迅新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建立，但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却又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当他读到裴多菲的另一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他又找到了论据，在绝望中看见希望，还要战斗下去。等到他真的决定，只得由我来冲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来一掷自己身中的迟暮时，真正的暗夜也就退缩了，没有了。“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希望这一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希望，已经转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原来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绝望，却又转化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从属的地位了。

这是鲁迅的不妥协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而《野草》，也就是这种不妥协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的记录，是这个战斗的过程以及达到胜利的心灵的记录。

因此，在《野草》全书中，我们的确可以看见鲁迅思想上阴暗的消沉的一面，而且，初看起来，好象这一矛盾方面，的确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充满着诅咒黑暗，反抗现实的战斗，充满着积极的向前迈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终于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了。不从实质来看问题，任何有意或是无意的夸大与缩小，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都会陷到错误的泥坑中去的。

对于《野草》精神的探索，我想，也应该从这里入手吧。

二

毛泽东同志说：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

散文诗《野草》自然也不能例外，它是当时中国现实黑暗社会人民生活在鲁迅主观头脑中的反映，不过它的反映方式，比较的曲折，比较的隐晦，而且时时借用隐喻，讽喻或是象征的手法，因而把读者带入诗的境界，——有时甚至带入非现实的境界，这就使得粗心的读者，觉得难以捉摸，难以探求他的精神所在了。那些只是从文字表面看问题的批评家，说什么《野草》是鲁迅的“心灵的历史”，说是他的“内心深处阴暗的心灵的暴露”，那简直是文不对题的胡话。如果不是有意的歪曲，也应该说是根本不懂得文艺的说法。

我们已经知道，散文诗《野草》的写作年代，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也就在这个时期，鲁迅还写了另外许多东西。以杂文而论，《坟》的后半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而已集》，都写在这个时期。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是这个时期的创作。说《野草》是鲁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